

Deepdrink之惡

DeepSeek火了，段子和造梗也隨之而來。比如說「浙江是DeepSeek，山東是deepdrink，江蘇是deeeper，東北是deertalk……」云云。理由無非是說山東人愛喝酒，江蘇流行撲克遊戲「擲蛋」，東北人喜歡嘮嗑（閒聊）。然而，這類段子，打着幽默戲謔的幌子，卻充斥「地域黑」的惡趣味。他們深諳引戰、拉踩的流量密碼，故意製造對立，販售焦慮，刺激網民加入互撕、怒懟的行列，而「網絡黑子」則從中收割流量。

事實上，在深度求索、宇樹科技等杭州「六小龍」爆紅出圈，梁文鋒、王興興成為新一代國民偶像之後，面對浙江在新科技領域的一馬當先，江蘇、山東等地都紛紛開展了反思、取經。而且江蘇、山東無論是經濟總量，還是科技創新，在全國也都是名列前茅的。所謂的Deepdrink、deeeper，既抹殺了這些地方的努力，也貼上了污名化的標籤。比如，從Deepdrink，進而延伸到考公務員執念、酒桌座次安排等。

對於批評，即便不是十分具有建設性，也不妨兼聽則明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但布設「地域黑」話語陷阱是兩碼事。「網絡黑子」無視客觀事實，罔顧基本邏輯，以偏概全，進行毒舌輸出。這毒化了公共討論空間，固化了信息繭房和認知偏見，也造成了公共資源的極大浪費。

「地域黑」如同病毒，在互聯網時代通過梗、段子等載體加速變異，並被算法放大，形成「地域黑——流量變現——強化偏見」的惡性循環，甚至在人才招聘、商務洽談乃至婚戀市場開出「惡之花」。對於網民而言，應當提升自身媒介素養，不要在濁流中推波助瀾，被「網絡黑子」當成韭菜。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

流言蜚語

英國人類學家Robin Dunbar說，人類發明語言為的是相互交流，謀求生存。美國記者Kelsey McKinney卻認為，人類是唯一發明了語言以便飛短流長的動物。她在新著《不是我說的：關於流言的大（致）實話》（You Didn't Hear This From Me: (Mostly) True Notes on Gossip）中，將流言定義為「兩人在背後說別人的小話」，也就是八卦。明知是謊言卻惡意散布會涉嫌誹謗。如果為製造恐慌、激化矛盾散布流言則可能破壞公共安全。但在她看來，八卦只是熟人間的「竊竊私語」，存在於「事件和定義間的過渡地帶」，傳播者往往自行發揮，添油加醋，而人類天生就有湊成一堆嘰嘰咕咕的需求。

她認為流言無所謂好壞。作為人類交流的一種工具，它能让話人血壓降低，心動減速，享受親密感，獲得安全感，還常被弱勢群體用來對抗當權者。如「米兔」（Me Too）運動中女性私下相互提醒，告誡不知情者周圍有哪些欺男霸女的惡棍。相反，位高者大權在握，為所欲為，無需使用這個工具，因而痛恨不利於他們的流言。為什麼那麼多人愛看「真人騷」？只因這類電視節目提供了圍觀隱私、交流流言的正當機會。但她認為這也是一種「社會學習」，觀眾能藉此了解社會習俗和規範。

顯然，惡人能通過傳播流言作惡。那麼怎麼能判別流言無傷大雅甚至有益於人，還是會帶來不良後果呢？作者只說，如果說了此話心中不適，覺得語調有問題，那你可能踏過了不可逾越的紅線。我想，最重要的是每個人聽到傳言都該捫心自問：哪些是事實，哪些是演繹，誰才能發聲？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走進「李府」

安徽名人多，故居也多。李鴻章故居位於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，當地人稱為「李府」。走進步行街，同行的友人抬手畫了個半圓，笑着說，這半條街都是李家的。走進「李府」，講解員證實了友人的說辭。從同治年間開始，李鴻章及其兄弟在合肥廣置房產，聚族而居。斗轉星移，滄海桑田，歷史風浪淘洗，目前供人參觀的只剩李鴻章故居，其餘的都已經拆除另做他用了。

這座宅院由南向北分為五進，即門廳、前廳、中廳和走馬轉心樓，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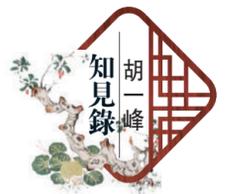
於比較典型的晚清江淮文人士大夫民居。屋內陳列李鴻章生平歷史圖片，若對晚清史感興趣，在這裏應能激發新的感悟。我上學時以中國近現代史為專業，雖未專門研究，對李鴻章的人生起伏亦有所了解。不過，走進這所他修建和居住的宅子，細看牆上的歷史圖片，依然頗有感觸。

晚年的李鴻章把清王朝比作一間破紙屋，自嘲為裱糊匠，說自己辦了一輩子的事，終究不過勉強塗飾，虛有其表而已。又有傳說李鴻章臨終前曾作絕命詩一首：「勞勞車馬未離

鞍，臨事方知一死難。三百年來傷國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殘。秋風實劍孤臣淚，落日旌旗大將壇。海外塵氛猶未息，諸君莫作等閒看。」對照着看，更能體會袁世重臣的惘然沉痛。在李鴻章外事活動的展區，我專門看了他在《辛丑條約》上的簽字，對於這個類似於「肅」的「怪字」，有人說取自他的爵位「一等肅毅伯」，表明他代表朝廷而非個人簽的這個字；有人說是他為了逃避歷史罵名而耍的小聰明；還有人說其實這是專用於簽名的「花押」，其中藏着「李鴻章」三字……

走出李府，步行街的喧鬧不能澆滅我心中的思索，讀懂李鴻章，才能讀懂時代大變局下的晚清中國，因為他之於那個時代，既是縮影，也是推手。

（行走合肥之三）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張愛玲評詩

張愛玲不寫詩也很少談論詩，因為在她看來詩是近於「胡說」的。不過她有一篇文章《詩與胡說》，倒是對當年詩壇上的兩位詩人評頭論足了一番。可別以為張愛玲只會寫小說、散文和電影劇本，評起詩來她也是頭頭是道的，可不是「胡說」。

後來以紀弦之名通行天下的詩人路逾，那時以筆名路易士活躍在詩壇。他的詩張愛玲注意到了：「第一次看見他的詩，是在雜誌的『每月文摘』裏的《散步的魚》，那倒不是胡說，不過太做作了一點」。饒是如此，路易士的好，張愛玲也是肯定

的：「讀到了《傍晚的家》，我又是一樣想法了」，「不但《散步的魚》可原諒」，而且對他「惡劣的做作也應當容忍了」。對於《傍晚的家》中這樣的詩句：「傍晚的家有了烏雲的顏色，／風來小小的院子裏，／數完了天上的歸鴉，／孩子們的眼睛遂寂寞了。／晚飯時妻的瑣碎的話——／幾年前的舊事已如煙了，／而在青菜湯的淡味裏，／我覺出了一些生之淒涼」，張愛玲覺得「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淨，淒清」，「眼界小，然而沒有時間性，地方性，所以是世界的，永久的」。對於另一位

詩人倪弘毅的詩《重逢》，張愛玲認為「紫石竹你叫它是片戀之花」、「夏色癱軟」之類的詩句，「用字像『癱軟』、『片戀』，都是極其生硬，然而不過是為了經濟字句，壓得緊，更為結實，決不是蓄意要它『語不驚人死不休』」；至於像「言語似夜行車」這樣的句子，張愛玲讀出的是「斷斷續續，遠而淒愴」的意味；「掩臉沉沒」的表達則讓張愛玲覺得「完全是現代畫幻麗的筆法」；對於詩中的人物形象，張愛玲宣稱「你盡有蒼綠」一句是在「無量的『蒼綠』中有安詳的創楚」，「那樣的婉轉的

絕望，在影子裏徐徐下陷」，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應該」。

張愛玲評詩雖是偶一而為，卻不難發現她看重的是詩能寓「廣大」於日常生活，以及對詩人文字功夫的欣賞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談何容易

剛從泰國布吉回港，腦海裏除了晴朗的藍天與水清沙幼的海灘外，還有隨處可見的綠葉圖案。然而，那並不是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標誌，而是一家又一家大麻零售商店的招牌。

二〇二二年開始，泰國成為亞洲首個大麻合法化的國家。倘若有人還天真地以為將毒品合法化不代表會令吸食人數急增，那就真的要泰國一睹市面的景象，尤其遊客愛前往度假的旅遊熱點。只見大街小巷都是銷售大麻及相關產品的小店，數目比便利店還多。此外，不少正在裝修或準備

開張的，都是可供吸食及購買大麻的餐廳、酒吧和夜店，普遍的程度讓筆者吃驚，也令人搖頭嘆息。

布吉島原是一個因熱帶風情而聞名的地方，人們既可盡情享受陽光，也可在大大小小的海灘玩樂。一邊曬太陽，一邊喝杯價廉、新鮮又消暑的果汁，絕對是賞心樂事。好動的可以游泳、浮潛、駕水上電單車、玩降落傘等，都是有益身心的運動。想舒展筋骨的，更可以嘗試正宗的泰式按摩和水療。這小島就如度假天堂，予人充滿活力的正能量。可是如今到訪，

卻看到街上滿是拿着大麻捲煙的本地居民和遊客。即使在用餐時間，只要坐在食肆的露天座位，也隨時嗅到大麻的氣味。由此可見，只要稍欠定力，非常容易因好奇而嘗試第一口，但也可能因此成癮，落入毒害的網羅中。

用毒品合法化的手段來刺激經濟，是無視社會衛生與健康的不歸路。金錢買不到健康，因吸毒而引致病患人數增加，對國家醫療開支亦會造成沉重和長遠的壓力，因此以萬劫不復來形容此舉，絕不誇張。一直有

傳聞泰國政府有意檢討法例，收回大麻合法化的政策，更有說可能重新頒布法例，只容許使用大麻作醫療用途。然而，放時容易收時難，要改變現況，回歸正途，實在談何容易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《中國女報》

明日是國際婦女節，這一天我們不僅慶祝女性在社會各領域取得的成就，也回顧那些為婦女解放與平等權利奮鬥的先驅者。本欄特別介紹一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刊物——《中國女報》（附圖）。中國國家博物館、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均有收藏這本雜誌創刊號。

這份由革命先烈秋瑾於一九〇七年一月十四日創刊的雜誌，是中國近代最早宣傳婦女解放與民主革命的刊物之一。它以通俗的文字、鮮明的立場，呼籲婦女團結起來，爭取自身權利，並將婦女解放與反封建、反清革



命緊密結合。儘管《中國女報》僅出版兩期，但其影響深遠，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奠定了重要基礎。

《中國女報》內容豐富多彩，設

有論說、新聞、譯編、調查、詩詞、傳記、小說等欄目，並刊登中外女傑肖像及名勝古蹟圖片。刊物以白話文為主，旨在讓文化水平較低的婦女也能理解。秋瑾在發刊詞中呼籲女界「為醒獅之前驅，為文明之先導」，並發表《敬告姊妹們》《勉女權歌》等文章，抨擊封建制度，強調婦女解放與民主革命的緊密聯繫。

雖然《中國女報》正式出版兩期後，即因秋瑾發動起義被捕遇害而停刊，但其影響深遠。刊物喚醒了廣大婦女的自我意識，許多女讀者爭相傳閱，甚至不識字者也請人朗讀。儘管

它只存在了短短數月，但歷史地位和影響力不可磨滅，堪稱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一面旗幟。至今，人們仍將其視為封建社會中的一盞明燈，照亮了婦女爭取平等與自由的道路。



逢周五見報

霧色

冬去春來，繁花綻放，處處芬芳。然而惱人的回南天，濕度百分之百，衣服總是乾不了，大廈牆壁急急冒汗，走廊成了「水簾洞」，蔚為奇觀；城市被大霧籠罩，到處白蒙蒙一片，建築物「沒」了頂，將軍澳跨灣大橋也成「天空之橋」。像霧像雨又像風，窗子永遠抹不清，到底朦朧的是窗子，還是外面的世界？

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迷霧裏，看不見前方與退路，如履薄冰，或叫人心驚膽戰。以《月黑高飛》、《綠里奇跡》等享負盛名的導演Frank Darabont，二〇〇七年另一改編之作《霧地異煞》，便把對迷霧的恐懼，推向極致。

該片以一場暴風雨開始，電力中斷、電話不通、網絡失靈，然而那場暴風雨，只是真正的「暴風雨」前夕，不尋常的濃霧逐漸蔓延全鎮，最駭人聽聞的，是一堆兇殘生物就藏在迷霧裏，大夥兒被困在超級

市場不敢動彈。結局更是黑暗絕望，叫人久久不能釋懷。

其實換個角度，霧一點都不可怕，反而淒美動人。譚詠麟的《霧之戀》，「如霧起暗暗蓋掩身邊你」、「無法記起以往那刻，你怎闖進我心裏」，叫人心有戚戚然。還有Beyond的迷幻之作《霧》，「是近是遠是愛是怨，如霧裏風景」、「可否走近我，還是我們隔着奈何」，原來「霧」最能隱喻人與人之間恍恍惚惚的狀態，是進退失據但Bittersweet的意象。

三月天，別忘了，仍然乍暖還寒，本文刊登時，天氣大概又轉冷了，希望能為大地抽抽濕。想洗的衣服要趕快洗了。



逢周五見報

澄潭舞錦雞

最近，一則「紅腹錦雞的髮量你羨慕了嗎」的微博視頻在網絡熱傳，一隻來自河南平頂山泉水灣的紅腹錦雞，在鏡頭前做了一個帥氣的甩頭小動作，牠金黃色的羽冠及全身鮮豔的羽毛，隨之舞動，層層疊疊散開，讓人們對紅腹錦雞的羽翼充滿了直觀的印象。這條微博用文字寄語年輕人要保證充足睡眠，一起守護髮際線，且用紅腹錦雞的口吻道來：「我秀髮的樣子你都會有。」

紅腹錦雞純天然「秀髮的樣子」，估計一般人只能望「髮」興嘆，但這並不妨礙人們欣賞牠一身亮麗多彩、層次豐富的羽毛。紅腹錦雞名中「紅腹」二字，正是雄鳥腹部和胸前的羽色特徵，如火般熱烈。

紅腹錦雞非雞而是觀賞鳥，因從頭披散至頸部的金黃色絲狀羽冠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，又被稱為「金雞」。雄性紅腹錦雞體長約一

米，體態輕巧，步履輕盈。身披赤橙黃綠青藍紫七色羽毛，交織成一襲華麗的「披肩」和長尾尾羽，光彩奪目。每年的三至四月，是錦雞求偶季節，雄鳥會舞動身體，豎起翅膀和尾巴，上演一場動物版「霓裳羽衣舞」，並用美麗的羽毛環繞着愛侶。

可惜，這份雍容華貴和炫技之舞只屬於雄鳥獨美，雌性紅腹錦雞羽毛雖有斑彩，但以棕褐色為主，且尾羽較短，不及雄鳥華麗。但樸素的雌鳥多為「顏控」，對那些色彩斑斕、羽毛豐厚的雄鳥多看一眼。「迴野翹霜鶴，澄潭舞錦雞。」唐代詩人杜牧在《朱坡》詩中描述的，正是錦雞求偶名場面。



逢周五見報